

# 从斯大林的形象沉浮

●李开盛

## 看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选择



斯大林去世已近半个世纪,他统治下的苏联也已成为尘封的历史。但在俄罗斯,斯大林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被人们遗忘,对他的评价也仍然众说纷纭。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斯大林诞辰130周年,在俄罗斯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斯大林热。而且,与以前“暴君”、“独裁者”形象相比,近来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更趋于正面。据说,2009年俄罗斯的一次民调曾把斯大林评为俄历史上第三大最得人心的人物,莫斯科市中心地铁站的大理石大厅里还出现了赞美斯大林的镀金文字。有的新出版的教科书也认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看是完全合理的”。

### 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评价

对斯大林的评价,可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来分析。所谓横向,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的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所谓纵向,则是不同历史时期对斯大林的主导评价。这里拟从纵向的角度简单梳理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每一时期对斯大林评价的多样性。只是,在并不那么多元化的社会中,特别是在苏联时期,一种主流的,特别是官方主导下的对斯大林评价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这种主导性评价中的斯大林形象,折射出俄

罗斯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

有趣的是,自赫鲁晓夫以来,斯大林的历史形象呈现出“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波浪式沉浮。

赫鲁晓夫本人就是斯大林时期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在执政的“三驾马车”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众所周知,他在1956年苏共20大上做了一份“秘密报告”,详细列举、批判了斯大林的集权、清洗罪行,赫鲁晓夫将此归结为个人崇拜,事实上是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到1961年10月召开苏共22大时,根据代表的建议,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墓中迁出,火化后埋在了克里姆林宫墙下。另外,赫鲁晓夫还大规模地为斯大林

时期的各种冤案平反,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改革,在实践中否定斯大林的政策。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的评价则倾向肯定。作为试探,勃列日涅夫首先在1965年5月8日庆祝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中,有一处正面地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结果赢得了一些代表的热烈掌声。此后,勃列日涅夫缓慢但坚定地抛弃了非斯大林化,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活动不再举行了,赫鲁晓夫时期平反冤案的工作也被悄悄停止了,《真理报》的总编鲁缅采夫也因刊发批判斯大林的文章被撤职。到后来,斯大林越来越多地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出现在退休将领的回忆录中,而这些回忆录都是通过了政治局审查的。1970年,斯大林的陵墓上出现了一尊半身像。到1979年,《真理报》更是刊发了《纪念斯大林诞辰100周年》的社论,事实上为斯大林重新恢复了名誉。

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成为苏共总书记,对斯大林的评价由肯定重新回到否定。通过戈尔巴乔夫发动的公开性运动,斯大林时期的暴行被一桩桩地揭露出来,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回忆录中的斯大林形象重趋负面,一些直接或间接批判斯大林时期的文艺作品也被允许出版。著名的《日瓦戈医生》就是在这一时期以小说形式在《新世界》

杂志上连载的,结果杂志发行量猛增。苏共中央还批准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为斯大林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了纪念碑。另外,对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也重新进行,遭斯大林处决的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恢复了名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叶利钦治下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官方无暇顾及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但越来越明显的一种现象是,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情绪开始在民间升温。进入21世纪后,普京已取代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许多人都注意到,较叶利钦而言,普京对前苏联时期、对斯大林更持肯定态度,他在就职演说中把斯大林说成是“不能忘记的人”。目前,普京虽然转任总理,由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但多数人仍认为俄罗斯实际上仍是普京在主导。据英国《泰晤士报》2009年12月4日报道,俄罗斯总理普京在电视台公开称赞了斯大林的业绩,如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以及“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虽然代价有些高昂。

## 二、为何众说纷纭

斯大林的历史形象之所以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其首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本人的两面性,这是导致不同评价的一个事实前提。斯大林的两面性在于:他一方面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另一方面是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无论是功绩,还是罪孽,均足以在俄罗斯以及整个世界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苏联之前的沙俄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二等强国。但正是在斯大林的主导下,苏联迅速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二战期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成为抵抗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东欧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也正是在斯大林时期,俄罗斯及其他兄弟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困难。农业上的不当措施导致大规模饥荒,情况最严重的乌克兰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此外,斯大林通过所谓的“肃反”运动,杀害了大量的干部,其中包括红军第

一批晋升为元帅的5人中的3位,以及列宁逝世时7名政治局委员中的4名。对当时的苏联人民来说,秘密警察随时有可能破门而入,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

正是斯大林这种集“红与黑”于一身的两面性,为后来的各种评价提供了充分的选择空间。特别是对后来的俄罗斯(苏联)领导人来说,他可以根据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需要,对斯大林进行不断的重新解读。领导人的个人好恶因素当然是存在的,例如,对斯大林持否定态度的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而对斯大林持肯定态度的如勃列日涅夫与普京,都是主张权威主义的人物。但是,笔者以为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不同历史时期下的不同历史需要所致,这才是不断对斯大林进行重新评价的社会与现实基础。赫鲁晓夫之所以要否定斯大林,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苏联各阶层已经厌倦和惊恐于长期的集权恐怖,而如果要启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改革,也必须摆脱斯大林的阴影,这些因素注定了“秘密报告”并非赫鲁晓夫一时冲动的产物,虽然该报告的风格带有明显的赫鲁晓夫个性冲动的特征。而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要背弃其政治恩师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也是看到了赫鲁晓夫过于随意的改革不断受到官僚们的激烈反对,在社会阶层中也越来越不受支持,而传统的斯大林体制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重新稳定苏联的一剂良药。至于戈尔巴乔夫,他重新进行非斯大林化的动机更不难理解,只有把传统体制的象征斯大林“批倒批臭”,他的改革才会取得合法性。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之所以重新怀念斯大林,则更多地是出于怀念他统治时苏联的强大地位以及相对稳定的生活。至于秘密恐怖,那已是几代人以前经历的事情,现在的俄罗斯人没有切身经历,当然已经不看得那么重要了。

斯大林历史形象重趋好转也说明了俄罗斯民族中间根深蒂固的集权传统。在俄罗斯历史上,集权曾被当作积极力量。掌权者被称为“人民的父亲”,东正教中被尊为圣徒的人有许多是王公。伊凡

三世甚至自称为“独裁者”,在蒙古人统治时期,该词代表着民族的独立与自主。集权民族一般崇拜强者,即使是像斯大林这样并非俄罗斯族者(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如果他能够给俄罗斯带来强大与繁荣,他就被给予尊敬。

当然,由于自近代文艺复兴以来,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个人的生命、自由价值受到更大的尊重,集权、独裁开始成为一个负面词汇。也正因如此,由于斯大林在对待生命态度上的残暴,使得后来即使想肯定他的人也无法替他遮盖。事实上,重新肯定斯大林往往是悄悄进行的,使用的方法也很微妙:先承认斯大林既有错误、也有功劳,但实际上只谈功劳或主要只谈功劳。例如,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公开否定或推翻批判斯大林的苏共20、22大决议,也从来没有通过正式的新决议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至于普京,他在如前所述评价斯大林时,也不得不指出他统治时期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正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斯大林逐渐由一个暴君变成了伟大领导人的形象。

斯大林历史形象的升降沉浮告诉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像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时期俄罗斯民族的发展道路与取向。而正是依据这一规律,我们也可以对未来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选择做一些判断。因为虽如前所述,当前的俄罗斯总理与相当多的一部分俄罗斯民众是倾向于肯定斯大林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总统梅德韦杰夫却曾强烈谴责那些试图为斯大林唱赞歌的人。作为普京亲自挑选的继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却表现出不同于普京的自由主义色彩。对于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外界关注的不是俄罗斯政府与其反对派之间的较量,而是更多地集中在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分歧。从两人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出一点,当前俄罗斯官方对斯大林的评价尚未完全统一,而哪种评价将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则不但表明谁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也可能预示着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走向。■

(作者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柯 兰